

背弃山野

漫长的春夜

无声的告别

惊鬼

画眉鸟婉丽的鸣声

泥沼

黑山口

冬月的大巴山的山巅

雪下得好急哟

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

淹没不了的往事

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Ye Nan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Zi Xuan Ji



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叶楠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叶楠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4

ISBN 7-5033-1627-6

I. 叶... II. 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357 号

书 名: 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作 者: 叶楠

责任编辑: 侯健飞 吴晃黔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wyph.com>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8.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27-6/I·1300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背弃山野	(1)
漫长的春夜	(30)
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	(48)
无声的告别	(64)
惊鬼	(92)
画眉鸟婉丽的鸣声.....	(149)
泥沼.....	(157)
黑山口.....	(175)
冬月的大巴山的山巅.....	(183)
雪下得好急哟.....	(189)
淹没不了的往事.....	(217)

背弃山野

一股还很黯淡的晨光从窗口射到床上，可他知道，天不早了，这深山坳中，晨曦的到来要迟得多。这晨光恰照着从被窝里坐起的他的脸上，这是饱经风霜铄磨的脸，那铄磨出的纵横沟壑已经很苍老了，竟苍老得成了炭黑色。他虽然没有一面镜子，他偶尔也对着清澈的泉水，看看自己的模样，自己知道，他那脸上那些纹路像是火烧过的麂子胯骨上碎裂的神秘的道道。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从祖父那儿学到用火烧裂的麂子胯骨卜算休咎。应该说，是灵验的，虽然有时和预先理解的不相符合，事情有了结局以后，再想想，还是神的预示是对的，只是理解错误罢了。学会完全解读那些纹路，是很难的，这是一桩很古老很深奥的学问。

他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也没进过食，他已完全失去了一切欲望，只是还想抽烟；他觉着抽烟的时候才能理清自己的思绪。他从床头摸出烟袋、火镰、火石、纸煤儿来。他从不用火柴，一直用火石撞击火镰打火，惯了。大山是古老的，在大山中生活的人，生活方式自然也是古老的。使用火柴也未必就保险，潮了、丢了，还是得想旁的法子燃火。他去林子里，有时会忘了带火镰这些东西，或是带了让雨水把纸煤儿浸湿了，他照样取火，用最原始的方法——钻木取火，用他永远在手的那根铁钎子，它既

是防身的、也是恐吓猛兽的武器。

他抽着烟袋，一缕淡蓝色的烟扩散进光柱中……他盯着那飘浮的烟，“吱吱”地贪婪地抽着。那烟突然急剧回旋了起来，霎时飘散了去。这是一阵冷风从那惟一的小窗吹进来旋搅的结果。老人打了个寒噤。秋深了，天凉了。他忽然感到他自己也像这个季节的枯叶一样，临近飘摇坠落的时日了。

屋外传来“劈里啪啦”的声响，还有什么在鸣叫的声音。老人就不抽烟了，端着烟袋锅，脸色变得开朗了起来，脸上那些沟壑似乎也平展了许多。终于把它们企盼来了！他听出这是猴子在掰包谷。那叫声是猿鸣，当他仔细辨别它们都在讲些什么的时候，脸色阴郁了。他听出，那些猴子还没忘记旧怨，还是在诅咒他，用恶毒的语言。他感到胸口隐隐作痛，“孽债，孽债呀……它们不愿意宽恕我……”他嘟囔着从床上跳下来，披上夹袄，开门走出去。

太阳还没有越过山巅照亮峡谷，峡谷依然是晦暗的。那陡峭的山太高大了，连太阳爬上来，也很艰难，得费好长好长的时间。

到了屋外，那猴群的咒骂声听得更清晰了。他几乎是踮着脚尖，向屋后他那块包谷地走去，他知道它们在那里，他不愿意惊吓了它们，他要向它们表示赎罪的诚意。可是他知道它们已经发现了他，他听到了有个猴子发出警告，也听到那“劈里啪啦”的声响戛然而止，接着是它们离开了包谷地，跃向密林中的“嗖嗖”声，骂声更尖厉了，词汇更加恶毒。在猴子的咒骂他的词汇中，最刺痛他的莫过于相当人类语言中的“拐卖人口的魔鬼”了。直译的话，应该是“拐卖猴子的魔鬼”才对。

在他的面前的包谷地，一片狼藉，包谷棒子，散落了一地，谷秸几乎没有一根是直立的完整的，不是倒伏就是折断。这是猴

群们刚才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杰作。他感到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颓然坐到地上，眼里淌出泪来。他不是由于猴群毁了他成熟的庄稼而伤心，他是因为猴群竟连一个包谷棒都没拿走而悲哀。他一眼就看出，虽然包谷棒被摘下来，扔得到处都是，然而却一个也不少，他虽然没数，心里却非常清楚。

他一面流泪，一面张嘴长啸，就像一只老猿猴，苦苦地向猴群哀求什么，他知道猴群没走远。果然，林中马上传出猴群回应他的愤怒之极的叫声。老人绝望了，一头扑在地上，放声号哭了起来。他向猴群哀求了些什么呢？他是说：“伙计们，马上就要天寒地冻了，把包谷全拿走吧！这包谷是为你们种下的，真的。我是真心实意的……”猴群的回应是：“该死的骗子！拐卖猴子的魔鬼！”就是这个意思。

猴群远去了，他听不到山谷里有一丝声响，连鸟鸣都没有，听到的只有从自己苍老的喉咙中发出的苍老的哭号声。他感到一切都背离他而去的悲痛，这种悲痛是巨大的悲痛。他感到身上异常的寒冷，虽然太阳已越过高高的山巅照亮了谷底……

“我真的老了……”他呻吟着。

他听到什么东西在咀嚼包谷，他以为包谷地里，来了一头野猪或者獾之类的什么野物，他知道不是猴子，猴子不是这个动静。他提着他那根铁钎子走出来，踏着脚绕到屋后，包谷地里马上静了下来，他却一眼就从稠密的包谷秸隙里看到一双惊悸的眼睛，就像被套子套住的一头幼狐的眼睛，别是一只狐狸吧！再定睛一看，是个人。

他径直走向那个蹲在包谷秸中间的人，一直走到那人面前。这时候，那人的眼睛反而不惊慌了，完全变得无所畏惧的样子，站起来，双手抱着包谷，当着主人的面疯狂地啃了起来。那人一定是想，反正是被抓住了，也就无所畏惧了，即使被打死，死以

前也吃饱了，不至于当饿死鬼，灾荒年间的人就是那个样子。他本来是来驱赶野物的，当他看出是人，也就不知所措了，而且一种人与人的亲近欲望油然而生。在这深山老林中，就是缺人；他很少见到人，一年见到的有数的人，也都是老面孔，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陌生人，而且，无疑是一个女人。她离他如此之近，他能看到她白色的牙齿不停地马马虎虎锉磨包谷的黄色的谷粒，没等嚼烂就咽了下去。他同时嗅到她身上的气味，女人身上特有的气味。他的脸上禁不住泛出笑容。那女人也笑了，虽然她没停止硬往下吞咽包谷粒，虽然她的脸庞肮脏得看不出表情，他还是看出来了，是她的眼睛泄露出来的笑。她当然要笑，主人的笑容意味着她不会受到责罚，她也应该以笑回报主人的善意。这是那种乞食者遇到善待他的人，才有的笑容，还含有无端侵扰了别人没遇到责罚自己感到愧疚之意。

他看了一会儿，伸手从她手里夺过包谷棒，扔了，抓住她的手腕子拽着就走。她没有反抗，连丝毫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她习惯了，既然偷了人家的东西，就任人处罚，甚至于凌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况，以她的经验感到，这人未必就是要制她于死地。

他把她拽进茅屋，关上门，她以为他像她遇到过的那些男人那样，定是要撕扯她的衣裳，把她按倒在无论是什么地方……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忙着点燃了灶膛里的柴火。她站着死死地看着他，弄不清他是什么意思，弄不清下一步他怎么对待她。她看见他不动地坐在灶门前的柴火上，看着灶膛里燃得“劈啪”作响的火焰，似乎将她遗忘了。

他当然没有遗忘她。他的茅屋里多了个女人，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事情。他感到这茅屋陡然明亮了，陡然温暖了。他不是不想跟她说话，只是不知道跟女人怎么说话，说些什么。他也不是不想看她，而是有点羞怯，实际不是羞，而更多的是怯。“这

怎么了？我见了大蟒、豹子都没丝毫怯意，怎么见了女人，就手足无措了呢？唉！对女人应该怎样对待呢？”他懊恼地想。女人对于她，太陌生了，人总是惧怕不了解的陌生的事物。他不时用眼睛的余光隐蔽地瞥她一眼又一眼，看了几眼才看清她的完整的轮廓，这是个衰弱的女人，由于衰弱，也无法判断她的年龄，反正是很小吧！就像一头没成年的幼狐，在任何猛兽猛禽面前都颤栗不止的幼狐。他想，她的身上穿的都是些什么哟！是破布连缀起来的像袋子一样的东西，到处露着黑黢黢的肮脏的皮肤，连露出的奶子都是黑的，像一颗在树梢挂着的没长大就遭遇寒霜打蔫了的发黑的梨。可怜的，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在这秋凉的季节，就用这些破布遮体？他想。

女人的眼睛转向冒着蒸汽的锅盖，看得出，她对茅屋任何东西，包括抓住他的人，都不感兴趣，她是在贪婪地嗅那溢漫到茅屋中的蒸汽中含有的令她喘不过气来的陌生的食物的香味。她不停地毫不掩饰地吞咽着口腔中已经干涸得只有少许的唾液。

锅盖掀开了，霎时蒸汽弥漫充溢了整个茅屋，什么也看不到了，就在这时候，她晕倒了。是那浓烈的气味，使她感到昏眩晕倒的，好像是那蒸汽中含有令人适意的麻醉物。

她终于醒过来了，她睁眼看看周围，好像回想起晕倒前的事情，她感激地对他笑笑。他就坐在她的身旁。他见她醒来，用一只有力的胳膊在她的背后扶着她坐起来，另一只大手手掌托着一个大得像盆一样大的陶碗，陶碗向外溢漫着热腾腾的蒸汽，她好大一会儿才看清陶碗里盛着的是包谷饭和大块的她不知道的什么肉。她把递给她筷子推开，猛地端起碗，用手抓起米饭和肉——是本能地不问原由地毫无选择地——飞快地向嘴里填，嘴里咕噜着，咽喉也发出“眼眼”的响声。

“可怜的……”他心里叹息说。忙端起一碗水递给她，她不

理会那碗水，仍旧去抓饭和肉，死命往嘴里填。他不得不把饭碗强行夺过来：

“不能吃了，要吃死人的！”

她的眼睛还不舍地死死盯着饭碗，嘴还在动着。她没再去抢，她当然知道她没有这个权利。

他把饭碗重新放在锅里用锅盖盖起来，坐在灶前点起烟袋，抽起来。

她现在好像什么也没想。其实她在想，想这人为什么没处罚她，而是款待她？她以往偷食食物或者没等偷到食物，遇到男人，结局不是这样的，那要简单得多，所有男人毫无例外地无所顾忌地先把她按倒，扒光她，压到她身上……也有的男人，塞给她一块红苕什么的，在她往肚子里咽红苕的时候，就开始在她身上喘息起来。可这个男人不是这样的，而是给她温热食物，食物不是那些发苦的烂红苕，而是真正的粮食——包谷饭，还有肉，还扶着她，让她进食，还担心她吃得过量。她又向他感激地笑了笑。她感到身上很热，心底再也不慌乱了，异常的平静，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也就产生了不可抑止的睡意，她像是突然一下堕入一片分不清色彩的迷雾中。耳边只残留轻微的“呼噜呼噜”的声音，她知道这是他的烟袋发出的声响。

他也感到身上很热，是一种燥热，还感到心慌。他弄不清是由于心底慌乱而燥热，还是由于燥热心底才慌乱。这是怎么了？他问自己。他狠狠地抽烟，烟袋“呼噜呼噜”地响，烟雾在眼前缭绕……

那烟雾中出现了一头幼狐，安详地卧着，它那身上的黄灿灿的毛特别耀眼，柔软的颈子挺着可爱的脑袋……多美哟！这种美多么诱人啊！它诱惑你去捕捉它，攫为己有，杀死它。

他像在一口一口吞咽着烈性的包谷酒。他感到周身血液流淌的速度在急剧加快。那只幼狐的影子在烟雾中，总也不散去，在

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想，一定要捕捉它，一定要攫取它，一定要杀死它！

他站起来，他觉着脚步轻飘飘的，身子也在猛烈地摇晃，就像喝醉了酒时的情形。那幼狐和那女人的身影在他眼前，交替出现。他慢慢逼近它，那幼狐没动，还是那么安详；“你是我的了！”他叫着扑过去，那女人也没动，还是那样安详；他用颤抖的手一下子搂住幼狐的光滑柔软的颈项，那幼狐还是没动，还是那么安详；他撕碎女人那身破烂的遮体布，她还是没动，还是那么安详。只有当他看到那女人瘦骨嶙峋的身子的時候，他猛地爬起来了，一丝怜惜的情愫在胸中涌起，他不忍心在这样孱弱的身子上，发泄自己的情欲。不，不，他退回来，重新坐到灶前，重新点起烟来……

她没有丝毫惊讶和反抗，没叫一声——惊恐地或是激动地——都没有。对于她来说，感受非常单纯，他扑上来的时候，她想，男人终究是男人，还是得干那事的。她觉得这是应该的，承受他，是吃人家的东西理应的回报。特别是听到他叫“你是我的了！”这等于是得以活下去的许诺。她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当他又突然离去，反而让她惊异，她想，这人定是太老迈了，不行了。一定是，看他的样子，是很老很老了。她想着想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太累太困了。

他看着她那困倦的令人怜悯的睡相，他觉得他没有做那种事，是对了。她真像个小狐狸，蜷做一团香甜地酣睡的小狐狸。他想。

她是只小狐狸，一只白玉雕琢的小狐狸。白净光滑的皮肤和皮肤上挂着晶莹的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的泛着红晕的脸上，绽开妩媚的笑容，笑容里可没有一点羞怯，自自然然的，就像在枝头上的白玉兰的花朵自然地开放。这是他带她到溪水里用

皂角水洗完澡，拉她上岸以后，她的样子。

她洗净了覆在身上的黑黢黢的尘垢，除却了濒临冻馁而死的恐惧，特别是她得到足够的食物滋养，就像已经枯萎了的小树，重新有了生机而复苏，伸起了腰，枝叶在和煦的风中欢快地招展。她那原来像寒霜打蔫了的发黑的小梨一样的奶子，不但洁白柔嫩，而且挺翘了起来。

他两只眼不动地盯着她，目光含着极度饥渴……

他，这个山里汉子，怜惜她衰弱的身体，奔波在老林之中，跳跃在山岩之上，捕捉麂子、山鸡，加上他笨手笨脚的温存，来喂养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女人。“这是神赐的。”他常常这么说。为了将息她亏了的身子，到晚上，他咬着牙睡在床下的地上，以免挨着睡忍不住要去折腾她。以致他常常辗转反侧，唉声叹气，彻夜不眠。这个时候总是由她开始，有一场同样的对话：

“上来吧，别苦自己了！”

“不！”

“没啥子关系的，女人就像碓臼，是砸不烂的。”

“不！”

“反正我的命都是你给的，即使是砸烂了，也是应该的。”

“不！”

现在她看着他的眼睛，她从他饥渴的眼神里猜想，今夜晚他定是要跟自己睡在一起了。其实，她也想要他，她觉出，经过一个月无饥寒之虑的日子，她的肌肉结实了，也滑润了，她有了去劳作去搏斗的欲望和力量。她还觉出，她自身原来像是块板结的荒芜的土地，现在湿润了，酥松了，肥沃了，准备好了迎接耕耘之犁，准备好了迎接将要撒下来的种子。她越看越觉着他那火辣辣的眼睛，灼热炙人。她退了一步，不是为了躲避，而是要好好看看他的全身。这是个老头，是的，老头，蓬乱的花白的头发和胡须，脸上的深削的皱纹。然而，他的皮肤却是光滑的，泛着稳

重的古铜色，在那古铜色的皮肤下，凸起的肌肉结实得像起伏的山峦。在她眼里，他身上的一切——胳膊、胸膛、大腿、脚板……甚至于腋下的毛，都是那么伟岸雄健，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子般的颜色。这是一种成熟的美。他是一棵挺立的苍松，她想，高山松越是苍老，意味着越是强劲。她嗅到一种气味，浓重的烟草味掺杂着说不清的味道，从他身躯上发出来的，这气味极其诱人。她眼前的这些金光闪闪的山峦在向缓缓移动，那诱人的气味越来越浓烈，逼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痴迷了，被他那魁梧和气势牢牢地攫住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今晚……上床上睡吧……”像是叹息。

他没说话，他没有说话的欲望，他陡然嗅到一股浓烈的花草的芳香，这香味使他感到昏眩，眼前出现幻觉——变幻的图像。这别是被山魔魔住了吧，中邪了吧！在他童稚之年，就听爷爷说过：“要是让山魔魔了，你就身不由己了！”

他看到了些什么哟！两对沉重的犄角，“哐！”冲撞在一起，迸起耀眼的火花，发情的公鹿在炫耀它们的勇武……胜利的雄鹿叫着挑起美丽的犄角，高昂着头迈着矫捷的蹄步，像检阅部属的将军一样，在等待它去抚爱的牝鹿群中穿行……那猴王心安理得地从雌猴身后去搂抱它的后腰……

幻像逝去了。眼前只有她，小狐狸——他第一眼见到她的形象。

“不……”他说着就扑上来，伸手搂抱着她。

当她的身子紧贴着他的身子的时候，他们互相感知到彼此全身毛管都勃发起来的亢奋的激情和荡漾的心魄。这像两股汹涌的水流从两面冲撞一堵单薄的堤坝，那堤坝注定是要崩溃的。

“不！”他说，“不是今晚，是现在……”

他抱起她，两人像都承载不了对方的重荷和激情，一起滑倒在小溪旁的草丛中，让大地来承担。

“就在这儿……”他说。

她没吭声。

两股湍急的流水冲破堤坝汇集在一起了，水流相互猛烈拥抱，紧紧扭在一起，冲出一条崭新的水道，一路回旋起舞，一路哗笑欢唱，迸射出水花，激起连续递接的狂澜。

水和水拥抱的结果，是再也不可分解的融合。

阳光是覆盖他们的被褥，煌煌而温暖……

溪水是为他们合奏演奏乐曲的琴，这把琴有数不清的各种音色的琴弦，颤抖的琴弦迸出像散落的繁花般奇妙的音符……

溪水这把琴飘逸地伴和着他们两人心中吟唱的无声的激情的歌，使这首歌更加庄严辉煌……

大地好像在缓缓飞升，向高的无限……

他们完全融于天地万物之间了，他们发出的一切声响也完全融于天籁之中……

空间和时间已毫无意义，他们沉浸在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之中永存。当他们感知具体空间和时间又回到身边的时候，得到爱的狂喜和担心失去爱的忧虑同时萌生，两者都令人心醉神迷，怕失掉就是极度的爱恋，也是一种幸福。

他们紧紧依偎着，以他们所有的有感官职能的一切部位和神经，去轻轻地触摸抚爱对方……

“我原先只说，你老了呢……”她说，话语像懒洋洋的轻柔的风。

“现在呢？”

“你，你很年轻……”

“是吗？”

“是的。你，你很有劲儿……像头牯子，嘿，嘿……”她欢快地笑着把头往他的腋下钻……

“我的小狐狸……”他把嘴挨着她的耳根儿说。

太阳开始向西方滚落，很快就要越过山巅，舍峡谷而去了。他想留住太阳，留住这灿烂，留住他有生以来的最幸福的时刻。他跪下用双手将她托起，仰面对着苍天引吭长啸，峡谷中立即响起潮水般的回应声。这不仅仅是他的回声，而是有无数猿猴在应和他。密林中结队的猿猴，攀缘着树枝，跳跃着“劈啪”奔来，布满溪水两岸，跳跃鸣叫……

他开怀“呵呵”大笑起来，用力紧紧地拥抱她。又一起滑倒到缀有缤纷野花的草地上去……

他忘情的亲昵和力量，使她呻吟不止……

在众目睽睽下，他们一点也不羞涩，因为那些目光没有一丝尘寰中人类的那种庸俗的目光，没有丝毫鄙夷，没有轻薄，没有责怪，甚至于连揶揄也没有。它们为他俩生命欢腾而尽情狂欢，热烈地歌唱，手舞足蹈……

这是神圣的图画，这是个辉煌的场面，这种场面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比文字记载的历史多得多的时间里存在过……

“那些猴哥，怎么就听你的吆喝呢？”后来有一天夜深人静，两人依偎躺着的时候，她问他。

“它们是我的朋友。”他说。

“是吗？”

“是的。这已经很久了，从我爷爷那辈开始，我家就跟猴哥交上朋友了。我爷爷懂猴语。是的，猴子也有语言。爷爷把猴语传给我爹，我爹又传给我。”

“你爷爷怎么就懂得的呢？”

“还不是因为这里太荒僻了，我家又是独门独户，在这深谷里，太冷清了，我们家人丁又不兴旺，想说个话都找不到个人。我爷爷跟我讲过，他说：‘你爷爷从十几岁起，就孤零零一个人守在这儿，就没有一个跟你爷爷说话的人了，那会儿觉着不吃不

喝都不要紧，很难耐没人说话的冷清！我常坐在溪水边独自唠叨，对河水说，对石头说，对云彩说，对花草说，对鸟雀说，对走兽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都能跟人交谈，有些出声有些不出声，不出声也没什么，也能交谈，你的心能琢磨得出来它是讲些什么。小孙娃，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可最有灵性的是猴子，它们又极通人性，又爱亲近人。有一年，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是在一个好热闹的春天……”

暖洋洋的春日，高悬在峡谷的山巅上，和煦的风从谷口逆着溪水以轻快的步子走进峡谷。

老人百无聊赖地坐在溪水边，张望着周围的一切。

白云死死地缠绕在青山之巅难分难舍；蜂蝶翩翩飞舞于花丛之中；野兽忙于为追寻和尾随异性而不停地奔跑，满山响起犹如敲响了的战鼓的蹄声；鸟儿不停地向恋人歌唱，起舞，倾诉死去活来的爱恋之情；溪水拥抱着缤纷的落英，奔向它们向往的遥远之地……万物都在忙碌着为延续生命而奔忙，谁也没时间留意老人的存在，更不要说跟老人相对絮语了，就连普照大地的太阳，也以它灿烂温暖的光和热去眷顾万物。这都因为春天降临的结果。春天对于孤独的老人来说，是最难熬的季令了。可是只有通人性的猴子没舍弃老人，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弃老人于不顾，即使是它们互相搂着腰，也会忙里偷闲，给你眨眨眼，“吱吱”叫几声。

“吱吱……”猴哥在拉扯老人的袖口。

“怎么了，猴哥？”老人问。

“吱吱……”猴哥狠狠拽拽老人的袖口，向山林挥动爪子。

“有事？那就去看看把！”猴哥不会无缘无故地叫他的。

一个女人倒在林子里，她衰弱得再也爬不起来了。这就是猴哥拽他到林中看到的。老人把那女人抱起来，放进他的小茅屋，女人是他最需要的了。有了那女人，以后就有了个儿子，就能续

他家的烟火。这是在一个饥馑的年头里的事情。

“总是饥荒，给我家送来女人。那女人，就是我奶奶，奶奶生下来我父亲。后来，民国三十二年，父亲又收留了一个女人，第二年又生下我。都是在有了一把年纪的时候，现在我又有了你。我爷爷就从那时候，慢慢地学会了猴语。他懂得的第一句猴语就是那天猴哥叫他时候说的‘女人！’‘一个女人！’‘上天给你送来一个女人！’”他搂着她说道。

“论说，我也是猴哥带来的。”她说，“我当时饿得眼睛冒金星，怎么也走不动了，就想瘫倒在地上死了算了。就这时候，林子里有了动静，就像是个人，影影绰绰的……我想，有了人，我就能活，我就喊：‘大叔，还是大婶，救救我吧……’他不答应，我就追他，跟着他走，直走到你的包谷地。后来，我看清它是个猴……后来我就剥包谷吃，就碰见了你，这不是它领来的么……”

“我想，你也会给我生个儿子。跟我奶奶给我爷爷生个儿子一样。”

“能……”她有点羞涩地把头往他胸脯上拱，像是要钻进他宽阔的胸脯里去……

有了女人，小茅屋也显得亮堂了，温暖了。屋后那片庄稼地也平整了，还是种的包谷，那包谷却有生气得多了。

女人在灶台上做饭，在溪水边打水，在庄稼地里锄草，他都看不够，他的眼睛时时跟随着她扭动的腰肢不舍，连打猎采集药材都懒得去了。反正两个人，在深山坳里，饿不着的。“就随便摘几棵野菜，煮煮吃也饿不死的。只要有了你。”他常这么对女人说，为他的恋家，为他终日厮守着她辩解。她总是温柔地笑笑，她也不愿意他把自己一人孤零零地撇在茅屋里。她怕。他们就像一对鸽子一样，每天头对头“咕咕”叫，互相梳理羽毛，含